

中国现代 文学研究丛刊

30年

精编：

作家作品研究卷

主编 《丛刊》编辑部

支克坚

钱理群

今泉秀人

王富仁

贺桂梅

杜玲玲

汪晖

曹万生

温儒敏

黄开发

彭春凌

吴敏

薛毅

邓利

范家进

刘纳

孔庆东

陆耀东

刘慧英

吴福辉

姜振昌

安文军

袁勇麟

王晓明

王曹

高利克

郭玉琼

高远东

乐黛云

解志熙

凌宇

杨鼎川

吴晓东

陈国球

严家炎

吴义勤

张梦阳

谢冕

蓝棣之

陈尚哲

萧登科

顾彬

卞之琳

刘永泰

刘勇

中国现代
文学研究丛刊
30年

精编：

作家作品研究卷

主编 《丛刊》编辑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30年精编:作家作品研究卷/
主编《丛刊》编辑部.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10
ISBN 978-7-309-06924-2

I. 中… II. 丛… III.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86553号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30年精编:作家作品研究卷
主编 《丛刊》编辑部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孙晶 卢茗
出品人 贺圣遂

印刷 上海崇明南海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54.75
字数 1133千
版次 2009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309-06924-2/I·520
定价 9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作品研究卷(下)

目录

作家作品研究卷(上)

第一辑 文学理论和现象研究

支克坚

一个被简单化了的主题

——关于鲁迅小说及新文学革命现实主义发展中的个性主义问题 1

吴定宇

巴金与无政府主义 13

[日]今泉秀人文 陈薇译

“乡下人”究竟指什么

——沈从文和民族意识 24

刘慧英

重重樊篱中的女性困境

——以女权批评解读巴金的《寒夜》 31

[美]邓腾克文 张达译

路翎的文学技巧:《饥饿的郭素娥》中的神话和象征 37

杜玲玲

俞平伯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选择 45

乔向东

反驳与偏离

——张爱玲小说对于新文学的反抗 52

曹万生	
矛盾内在的文化矛盾	62
[斯洛伐克]马利安·高利克文 张林杰译	
梁实秋与中国新人文主义	68
钟军红	
论胡适“五四”时期对“团圆”观念的否定	84
黄开发	
新民之道	
——梁启超的文学功用观及其对“五四”文学观念的影响	93
乐黛云	
鲁迅的《破恶声论》及其现代性	108
薛 毅	
论鲁迅的文化论战	115
邓 利	
论李长之的文学批评	135
范家进	
为农民的写作与农民的“拒绝”	
——赵树理模式的当代境遇	143
吴 敏	
试论周扬等延安文人的思想“突变”	151
贺桂梅	
知识分子、革命与自我改造	
——丁玲“向左转”问题的再思考	163
彭春凌	
分道扬镳的方言调查	
——周作人与《歌谣》上的一场论争	173
张业松	
胡风理论的错位与遭际	184

第二辑 作家总论

钱理群

试论鲁迅与周作人的思想发展道路	192
-----------------------	-----

王富仁

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

——论《呐喊》《彷徨》的思想意义	216
------------------------	-----

刘 纳

师陀创作的艺术个性	234
-----------------	-----

汪 晖

自由意识的发展与鲁迅小说的精神特征	246
-------------------------	-----

郭济访

论道家思想对许地山的影响	264
--------------------	-----

范智红

从小说写作看萧红的世界观与人生观	276
------------------------	-----

吴福辉

予且小说论	289
-------------	-----

胡凌芝

苏青论	299
-----------	-----

吴义勤

徐訏与中外文化渊源

——《徐訏论》之一	308
-----------------	-----

王学富

冰心与基督教

——析冰心“爱的哲学”的建立	318
----------------------	-----

王培元

小说家周立波的开端	330
-----------------	-----

张涛甫	
张恨水的报人角色	336
杨联芬	
孙犁: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	342
刘永泰	
人性的贫困和简陋	
——重读沈从文	360
傅光明	
老舍:“人民艺术家”与自由作家	370
王 毅	
“山峡”内外:一个左翼作家的行走、书写与笔名	380
哈迎飞	
从国家意识、民族认同与思想革命论周作人的启蒙思想	392

作家作品研究卷(下)

第三辑 散文研究

倪婷婷	
“浓得化不开”	
——论徐志摩的散文创作	403
张梦阳	
郁达夫散文创作漫论	412
徐 冲	
《饿乡纪程》《赤都心史》:我国早期报告文学的杰出范本	423
姜振昌	
杂文家的聂绀弩	428
姜静楠	
论钟敬文及其隐居纪游之作	441

袁勇麟	
徐懋庸和“鲁迅风”杂文	453
高远东	
《荷塘月色》:一个精神分析的文本	462
王泉根 王 蕾	
佛心·童心·诗心	
——丰子恺现代散文新论	471
, .	
第四辑 小说研究	
温儒敏	
论郁达夫的小说创作	479
王晓明	
论沙汀的小说创作	492
刘 勇	
映照“千奇百怪世相”的多棱镜	
——论李劫人长篇三部曲的结构特色	507
杨继兴	
钱锺书小说讽刺语言三题	516
皇甫晓涛	
一语难尽	
——《生死场》的多层意蕴与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多维结构	522
凌 宇	
沈从文小说的叙事模式及其文化意蕴	528
杨鼎川	
汪曾祺 40 年代两种不同调子的小说	542
陈国球	
文本、言说与生活	
——《上元灯》再探	551

吴晓东

背着“语言的筏子”

——废名小说《桥》的诗学解读 558

严家炎

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 565

安文军

病、爱、生计及其他

——《孤独者》与《伤逝》的并置阅读 577

第五辑 诗歌研究

谢冕

他依然年青

——谈艾青和他的诗 593

陆耀东

论闻一多的诗 605

蓝棣之

论新月派诗歌的思想特征 623

陈尚哲

何其芳的诗歌创作及其发展 639

卞之琳

吴兴华的诗与译诗 657

洪子诚

形象的具体性与历史概括

——田间诗歌艺术的一个问题 661

〔德〕W·顾彬文 张宽 卫东译

路的哲学

——论冯至的十四行诗 670

邓继焦

从原型现象看郭沫若前期诗歌及其“轰动效应” 677

张同道	
郑敏诗论	690
毛 迅	
徐志摩诗艺的内在结构分析	700
杨四平	
马凡陀:中国现代讽刺诗写作的重镇	710
李 怡	
意志化之路上的梁宗岱诗歌与诗论	721
易 彬	
从“野人山”到“森林之魅” ——穆旦精神历程(1942—1945)考察	730
王书婷	
在节奏与意象之间起舞 ——戴望舒诗风转变的艺术辨析	741
王乾坤	
“我不过一个影” ——兼论“避实就虚”读《野草》	752
张堂会	
论韦丛芜的长诗《君山》	761
蒋登科	
陈敬容:在新鲜的焦渴中沉思与创造	770
第六辑 戏剧研究	
陈 坚	
夏衍剧作的艺术风格	779
张 健	
论熊佛西喜剧的寓言性特征	790
孔庆东	
丁西林剧作“欺骗模式”初探	800

胡润森	
曹禺在中国和世界悲剧史上的地位	809
宋宝珍	
关于田汉南国戏剧的再思考	
——为纪念田汉诞辰一百周年而作	816
邹 红	
焦菊隐的“戏剧一诗”观念及对当代话剧的启示	827
郭玉琼	
发现秧歌:狂欢与规训	
——论 20 世纪 40 年代延安新秧歌运动	837
解志熙	
历史的悲剧与人性的悲剧	
——抗战时期的历史剧叙论	845

第三辑 散文研究

倪婷婷

“浓得化不开”

——论徐志摩的散文创作

—

中国现代散文史是一部五彩缤纷的画集。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说：“现代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以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新月派领袖诗人徐志摩的散文以其独特的个性占据了画集中绚丽的一页。

徐志摩是“五四”中期开始写诗的资产阶级诗人。茅盾在30年代就指出：“志摩是中国布尔乔亚的‘开山’的同时又是‘末代’的诗人。”他虽然也接受过中国传统的教育，但主要的是英美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熏陶，因而他的世界观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他的理想和终生奋斗的目标就是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他的散文中处处闪耀着他的理想主义的光辉，以及为之奋斗过程中的痛苦的自剖。应该指出的是，徐志摩的创作态度是值得肯定的，他的目的在于“发见国魂”、唤起民心，这种思想在当时来说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从时间上看，志摩散文创作晚于诗歌。他的散文集子有《落叶》《巴黎的鳞爪》《自剖》，外带一篇《秋》，以及小说集《轮盘》中的几篇散文（《浓得化不开·星加坡》《浓得化不开之二·香港》《死城》）。除《秋》写于1929年外，集子中的大部分都写于1925年左右。志摩散文都是一些抒情诗式的文字，他的这些“浓得化不开”的散文，在抒情小品领域是另树一帜的。

20世纪20年代的散文小品，出现了各种创作主张和艺术风格。文学研究会中如冰心、朱自清、周作人、叶绍钧等作家的一些小品，主要探索人生的意义，现实感较强。冰心的小品写得清新婉丽；朱自清的质朴缜密，富有动人的情致；周作人的冲淡平和；叶绍钧的纯朴流畅。尽管这些作家风格有些不同，但都是现实主义地描摹社会人生，抒发人生的感慨。创造社的小品作家如郭沫若、郁达夫等，都受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要求解放个性，反

对封建束缚。在他们的部分散文中,还流露了朦胧的社会主义思想。他们的特点是着重抒发感情。其他流派的小品作家如钟敬文、梁遇春、许地山、丰子恺等,都具有不同的特色。新月派诗人徐志摩有一篇散文题目叫《浓得化不开》,倒是可以说明徐志摩散文的特色,浓烈是他抒情诗式散文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他散文中所表现出来的感情和对社会的思考是独特的。他的思想通过美化的形式以浓烈的风格表现出来,形成了志摩式的散文。他的这种散文奠定了他在现代散文史上的地位,也为新时代散文的提倡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首先是语言方面的成就。他的散文全部用白话,这对当时的复古派是一种打击,对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文学革新是一个贡献。他是一个开新语汇的先锋,他的文章都是由珠玑般的文字组成的。陈从周在《徐志摩年谱·编者自序》中说:“在五四运动后,他对白话文,白话诗的提倡,尤其是以方言入诗,入文,开现在诗文中运用新语汇的先锋,这些都向着传统的旧文学挑战。虽然形式上过于唯美,但他的行动方面,仍然是前进的。”这个评论是比较切合实际的。现在看来,用白话作文已不是什么问题,而在当时确实具有开创性意义。志摩语言具有独特的风采,在吸收方言土语的同时,还面向西方,把欧化的词句和欧化的语法结构引进现代散文,中西联璧,形成他自己的语言风格。当然也有失之生硬、堆砌的地方。

其次是他对散文小品题材的开拓。过去的小品大多是有闲阶级的闲适之作,闲适清淡就成了小品的正宗。徐志摩的散文小品打破了这种戒律,拓宽了小品文的表现领域,一扫过去的吟风弄月、无病呻吟的状况,把批评社会,解剖人生的见解引入了散文小品。他用抒情诗的形式表现政论性的内容,不仅使抒情散文表现领域别开天地,也使一般人感到枯燥的政论焕发了异彩。在同时代作家里,冰心的母爱,自然爱,儿童爱,充溢着个人的温情,而对整个社会,尤其是对政治的关注是不够的。周作人大部分作品是些轻松的风物描写,自然也缺乏徐志摩那种慷慨激昂的抒情式的政论气魄。

最后是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传播,以及对外国优秀作家作品的介绍和翻译。在徐志摩的散文中,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世界观。他的一个朋友曾经说他“思想之杂使他不能为文人”,但他的人生观是昂扬上进的,在他的文章里,他不遗余力地传播民主主义进步主张,如积极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能给人一定的鼓舞力量。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资产阶级世界观本身的局限。

在徐志摩的散文集中,还收了几篇专门介绍外国作家艺术家的散文。如《拜伦》《罗曼·罗兰》《达文赛的剪影》《济慈的夜莺之歌》,有的是对作家艺术家生平思想创作态度的介绍,有的是对作家作品的分析,写法和形式都不一样,表现了作家处理这类题材的独到之处。另外,收在《巴黎的鳞爪》中的还有两篇翻译文章,一篇是英国随笔作家赫孙(Hudson)的《鵝鷹与芙蓉雀》,另一篇是马莱尼(Yoi Maraini)的小说《生命的报酬》。

最后一点是徐志摩的散文具有独特的风格和个性。他的强烈的主观感情的抒发,对完

美形式的刻意追求是别有特色的。因为，他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诗人，所以作为他诗歌的另一种形式——散文，也就处处镌刻着志摩诗的痕迹：诗的灵魂，诗的意境，诗的形式。他的散文给人的是一种芳醇的感觉，腴厚，但不乏清香。它们既不同于那种清新婉丽的作品，叫人心境怡悦，也不同于那种幽默诙谐的作品，使人忍俊不禁。他的作品都是感情浓缩的结晶，极富感染力。

二

作者自己说过，“我是一个信仰感情的人，也许我自己天生就是一个感情性的人”（《落叶》）。有人也这样评价他：“志摩，情才，亦一奇才也，以诗者，更以散文者……其说话爽，多出于狂叫暴跳之间，乍愁乍喜，愁则天崩地裂，喜则叱咤风云，自为天地自如。”我国历来就有“文如其人”的说法，诗人气质的徐志摩在他的散文里也必然迸发着炽热灼人的感情的火花。

作者曾多次说他的笔是“没法驾驭”的“最不受羁勒的一匹野马”。他初期的一些抒情散文，到处都萦回着他自信的歌唱，理想的呐喊。在此期间，他的积极民主主义思想达到了最高峰，充满了奋起向上的精神。写于1924年秋的《落叶》，是一篇散发着青春朝气的演说辞。作者从民主主义的角度，提出了改革现代中国社会的理论主张。他说：“我们不能不想望这苦痛的现在只是准备着一个更荣的将来，我们要盼望一个洁白的肥胖的活泼的婴儿出世！”这个“婴儿”是指什么呢？当然不可能是工农专政的社会主义，也不会是地主官僚统治的封建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他出生在带有资产阶级市民色彩的封建家庭，对封建制度的种种束缚极其厌恶，常常津津乐道于资产阶级的思想教育。从客观上来说，20年代最初几年，我们党还处在幼年阶段，虽然在知识分子中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影响还很不够，除了一部分像郭沫若、茅盾这样的作家有一些革命倾向外，大部分作家世界观还处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阶段，对社会主义还很隔膜。像徐志摩留学英美，耳濡目染了资产阶级的一套，回到祖国，就很自然地产生仿效的想法。虽然他的理想是空幻的茫然的，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这仍然是一种进步。他说：“我们要负我们应负的责任，我们要来补织我们已经破烂的大网子……我们要修养我们精神的与道德的人格，预备忍受将来最难堪的试验。”这些近似宣言的语句，在他的散文中俯拾皆是。虽然徐志摩的感情狂放热烈，但他毕竟还有对社会冷静的观察和思考，就是在《落叶》中，他也想到了在落叶纷飞的深秋，“一般饥荒贫苦的社会一定格外的可惨”，对劳苦者“迟早免不了树上叶子的命运”表示了人道的同情。这说明徐志摩散文有扬有抑，有感情奔放的抒发，也有客观现实人生的探索，不过这在他的散文里只占很少的部分，不像文研会小品作家们以此为主要表现对象。

另外，徐志摩还有一组写得非常真挚感人的悼亡文章，那就是收在《自剖集》中的哀思

辑。他写悼亡时,总是把对亲友的追念与他对人生的感叹及自我灵魂的解剖结合在一起,写得温柔、蕴藉,感人至深。《我的彼得》完全是真情的吐露,散发着父爱的温馨。《吊刘叔和》是浓极趋淡的写法,真诚的悲哀,通过客观的追叙表现出来,貌似冷静,实则流淌着感情的潜流。他从活着的人所受的折磨,联想到死去人的幸运;在对死者的祝福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表现了他超脱的、无可奈何的厌世思想。这似乎是在他所有的悼念文章里都存在的一个问题。然而这种厌世思想,并不是作者人生观的主流。

如果作者一味抒发他的个人情感,而缺乏透彻的分析,大胆的解剖,那文章就会失之空泛。徐志摩的散文在剖析社会、人生以及自己的思想的同时,他也敢于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他曾经说过:“我也决不掩饰我的原形:我就是我。”尽管他的某些见解并不高明,甚至有错误,但毕竟是谈了自己的看法。

在《落叶》《青年运动》《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和《秋》等文中,他解剖了社会的现状。他认为我们的民族是已经破产了的,“道德、政治、社会、宗教、文艺,一切都是破产了的”。“我们张开眼来看时,差不多更没有一块干净的土地,哪一处不是叫鲜血与眼泪冲毁了的,更没有平安的所在。”这一切是怎么造成的呢,他说:“不要以为这样混沌的现象是原因于经济的不平等,或是政治的不安定,或是少数人的放肆的野心”,“我们自身就是我们运命的原因”,这种解释是有其独到之处的,他的精辟和缺陷恰好紧紧地连在一起。精辟在于他不把原因推之于抽象的概念来开脱国民自己,这表明了他具有清醒的头脑。正如他所说“我们已经含糊了好久,现在再不容含糊了”,他希望中国人像英国的王家三阿嫂、李家四大妈那样热心讨论政治问题,采取积极的态度。作者幻想唤醒国民的自信心,一针见血地道出我们自身的责任,这在一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另一方面,他不能多方面地考察中国的现状,“我们自身”是什么?是生活在一定经济政治状况之下的人,是打着各种社会思想烙印的人,我们自身的缺陷正是社会制度的缺陷所造成的。我们的任务应是从改造社会制度入手,而不是去进行什么自我完善,也不是像《秋》中说的叫风流倜傥的少年小姐去与粗蠢的乡下人通婚。社会的根本问题与枝节问题是有区别的,作者没有辨别清楚。但是他的真诚,他对祖国命运的关切,读者是可以清楚看到的。

值得一提的《列宁忌日——谈革命》,是一篇徐志摩政治观点的专论。总的看来,他对中国共产党是不理解的,抱有深深的怀疑。文章发表于1926年,这时,中国共产党已经领导了一系列工农运动,在政治舞台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作者对此熟视无睹,还在大谈什么“性灵”,显得那样的迂腐,思想已失去了过去的光彩。他敬仰列宁,却把列宁与宗教、拜金主义、三民主义相提并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采取的是“纯粹经济性的阶级分野”,这也完全是曲解。因此,我以为《列宁忌日——谈革命》从思想意义上看是保守的、落后的。此外,在《落叶》《欧游漫录》《列宁忌日——谈革命》里,他还谈了对俄国革命的印象。他对这场革命是怀有敬意的,认为“不仅标示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却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

试的榜样”。但是另一方面，他对流血的方法又持否定的态度，并且把它与 1789 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混为一谈，表现了作者认识的局限。

把解剖刀指向社会，这也许还不太困难，但是用这把刀来剖析自己的思想，就不太容易了。《自剖》中的《自剖辑·第一》都是真正的自剖文。除《北戴河海滨的幻想》发表较早外，其余的五篇相继写于 1925 年末至 1926 年 4 月，这正是作者思想苦闷的阶段。在《求医》中，他说“我的自剖文不是解剖体的闲文，那是我个人真的感到绝望的呼声”。除了 1925 年底发表的《迎上前去》外，《自剖》《再剖》《求医》《想飞》，都程度不同地发出了内心痛苦无法排遣的呻吟，透露了从幻梦中苏醒过来趋向现实的感慨。他分析了自己思想的变化：爱动变成了拘谨，活跃的心也变得沉闷了。他接受了朋友的两剂药方：隐居和上帝。在《求医》中，他引了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尔的日记：“我不是晶莹的透彻”，“我什么都不愿意的。全是灰色的，重的，闷的”。徐志摩说：“她这苦痛的企求内心的莹彻与生活的调谐，哪一个字不在我此时此地更‘散漫、含糊、不积极’的心境里引起同情的回响！”这种消极在后期的散文《秋》中更加明显，“肥胖的婴儿”的理想终于成为泡影，这不能不使作家感到深深的失望，不能不哀叹“这里没有什么人情的表现，太黑暗了，我们要希望也无从希望。太阳给天狗吃了去，我们只能在无边的黑暗中沉默着，永远的沉默着”。但是，徐志摩是不甘沉沦的。《自剖》还在幻想“理想中的革命”，就是《秋》，作者也还在千方百计地寻求医治社会痛患的药方，表现了不气馁的精神。

下面谈谈徐志摩散文中的画面美和哲理性。

徐志摩不仅有抒情天才，也是写景的能手。他散文中的优美境界，浓郁的画面常使人不忍释手。王国维把境界分成“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很显然，徐志摩的境界是饱含自我的，“一切景语皆情语”，作者熟谙此中三昧。他从来不做单纯的风景复映，而是注意把自己的情感渗透于自然风光之中，同时把读者带进那美妙的境界。他的画面描绘同样体现了浓烈的风格，常常是色彩繁杂、浓艳，光怪陆离，并且随着情感的流动不断变幻，叫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画面的色彩感与运动感极强。《浓得化不开》《我所知道的康桥》《巴黎的鳞爪》《海滩上种花》《翡冷翠山居闲话》《天目山中笔记》都是他比较优秀的篇章，其中一个一个的“有我之境”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我所知道的康桥》是一曲热情洋溢的康桥赞歌。作者说：“我敢说的只是——就我个人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发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因此，作者笔下的康桥处处流露着“无限的柔情”，具有浓烈的亲切感。描写康河时，他说“水是澈底的清澈，深不足四尺，匀匀的长条的水草。这岸边的草坪又是我的爱宠，在清朝，在傍晚，我常去这天然的织锦上坐地，有时读书，有时看水，有时仰卧着看天空的行云，有时反扑着搂抱大地的温软”。这一有我之境的画面表现了作者罗曼蒂克的情调。《浓得化不开》中的画面正如题目，浓自不必说，还带着一种紧迫的节奏感，如写小草“它们这才真漏着喜色哪，绿得发亮，绿得生油，绿得放光。它们这才乐